

疏離 ■ 江彥甫（英文二B）

瀛苑副刊

你是打哪兒來的啊？」我在社區警衛室的門口前面填表格時，有個十來多歲的小朋友問我。不過，我當他童言童語的，並未答腔。

「喔，有問題。」

「有問題？什麼意思。」我心裏想著。

這真是個令人厭惡的感覺。自從我剛才大包小包地把行李放在警衛室門口後，便引來全部在社區周遭活動的居民圍觀，每個人都用奇特的眼光在看我，彷彿我是個異樣的怪胎、另類的奇人。

怎麼了？

我穿著一件印有可樂熊的深藍色T-shirt，一件Levi's 501的牛仔褲，一雙黃色的牛皮鞋，一身輕鬆的裝扮，怎麼樣也不像個奇裝異服的痞子，幹嘛這樣看我。

「喔，是了。」我在心裏猜測著。畢竟，現在這個社會是一片居安思危的呼聲，尤其看到我纔剛要搬進來住。更重要的是，這些人彷彿正在用他們有限的記憶，過濾我會不會是哪個從外地異鄉躲來避難的嫌疑犯。

唉，都是電視害死人。老是播放一些殺人放火的悚人案件，難怪社區裏的每個人都
在看我。我不喜歡這種滋味，對於被人用異樣眼光盯著看的情景，挺介意的。那像是
通關前被人赤裸裸地全身搜查一番，又像是全身上下佈滿了粗細不等的條碼，唯恐在
進入警衛室的當口，會有「嗶——嗶——嗶」的警鈴聲作響，將我禁絕在外。

總之，那個感覺像被當作是犯人。

「你到底從哪裏來的啊？」

「從台北來的。」面對小孩不停的追問，我不耐煩地回答。

「為什麼要從台北搬來三芝？」

「因為工作需要啊。」

小孩的瞳孔像是一只掃瞄條碼的掃瞄器，不停地用那閃著紅光的銳利神色，朝我全
身上下scan了一番。

「你是做什麼的啊？」

「服務業啦！」

我不想再接腔了，免得這人小鬼大的孩子愈問愈多。我趕緊把警衛室要我寫的一些文件填完，便右手提著一只大皮箱，左手腋下夾著一床被席，手上又提了一綑的書，後面還背著一只大背包，走向我住的那幢大廈，再坐電梯到我新租的住所。

這處社區擁有十幢互相連接的大廈，每棟大廈都有十層樓高。而我的住處在三樓，有二十多坪，有一間客廳、主臥室、浴所和廚房，還有一個面向兩邊的陽台。這樣的大小，已經足夠一個小家庭在這裏共組一個新生活了。裏面並沒有特別的擺飾，只有一個深褐色的大桌子和一張人造皮做的黑色沙發。接下來，就要看我如何擺設了。

我的住所裏面有兩道警報器裝置。一道設在門外，一道設在客廳，只要絲毫不正常的動靜都會驚動主機設在警衛室的系統，然後立刻亮出血紅色的燈光，出示警衛有不尋常的事情發生。此外，天花板上還有一道空氣警示器，設在廚房的上方，假如油煙數值超過標準，它就會「鈴——鈴——鈴」地響個不停。

不知怎地，對於這些都市房子裏慣有的標準配備，我有種感慨，總覺得人跟環境之間蘊含著一種緊張的氣氛。人類彷彿硬要將自己包裹得緊緊地，才會覺得安全。人與人之間也是一樣。社會風氣的敗壞，惹得小孩子就變得世故，從小就對外人佈下層層的防禦網。我開始覺得迷惘，腦海中浮現的是過去「夜不閉戶、路不拾遺」的無為景況。

「叮——咚」有人按門鈴。

我停止思索，將揹在肩上的背包卸下，轉身開門，看到一位中年女子帶著兩個身材矮小的小朋友來叩門。

「嗨，你是剛搬進來的吧？」

「嗯，是啊。」

那中年女子身穿幾何花紋的深紅色上衣，配上一條黑色的過膝裙子和一雙白色運動鞋。而那兩位躲在她身後的小朋友，一男一女，穿著綠白相間的上衣，配上全綠色的長褲和一雙mark有小叮嚀的氣墊鞋。從他們童稚的神情中，藏有某種淳樸的質地。

「喔，我剛剛看到你從警衛室過來，便順道來看看。」

「嗯。」

「有沒有需要我幫忙的？」她向房間望了望，惹得她身後的兩個小孩也搖頭晃腦地朝裏面張望。

「現在不需要，謝謝你的關心。」我向她點了點頭。

「沒關係，我剛好是你樓上的住戶，也是這棟大廈的義務管理員，有什麼需要我幫忙的，別客氣，儘管說。」

「謝謝你。」

我和她聊了片刻，那兩位小朋友也圍在我們的身旁，像是在玩老鷹抓小雞的遊戲。

「喔，對了。你不用太在意剛剛那麼多社區居民圍在身旁看你。」她彷彿突然想起些什麼，對我說：「你知道嘛，現在這個社會，大家總是處處提防著別人，如果不這樣做的話，反而覺得很奇怪。」

我只點點頭，不回話。

「好了，我們要走了，這兩個小鬼頭還要回去做功課呢！」

「嗯，謝謝你的關心，bye!」

我關上門，心裏覺得甜甜的，卸下沉重的包袱，我準備開始我的新生活。

2010/09/27